

给予英雄最深情的褒扬

——《人民英雄——国家记忆文库》读后

■ 郑茂琦

去,更是现在和未来。

《文库》作品普遍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在历史中还原英雄,另外一条是实地寻访英雄。两条主线交叉融汇于对英雄精神的追寻中,构成一种跨时空的叙事和写作。没有人能脱离时代独立存在,在作品中,探寻首先表现为在文献资料中爬梳历史细节,重现时代风云,把握英雄命运的内在逻辑。

比如,刘胡兰为什么小小年纪就能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的作者王秀琴依托翔实的史料,把刘胡兰家乡云周西村当时的人口、土地、收成等情况一一做了考察,重现当年的生活斗争场景,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结论:若不是共产党来了,穷苦人祖祖辈辈也“活不出个眉眼”。作者在文中特意使用了许多方言和俗语,这种语言上的还原也颇具匠心。

当《雷锋:毛主席的好战士》的作者胡月从字词之间粘连的血丝中,看到雷锋不幸的童年时,她在心中也一直追问:为什么雷锋后来会有如此灿烂的人生?

雷锋和刘胡兰一样,是在党的抚育下,才改写了自己的命运。孩童时都受过生活的磨难和考验,成长路上都有共产党员作为领路人,拨亮了他们向党的心。所以,他们对党的感情发自肺腑,热烈而深沉。

对雷锋而言,正因为新中国的光照进生命,他才有了不一样的命运。“当他慢慢长大,旧社会变成了新中国,有那么多人不断给他播撒阳光和雨露时,这颗在雷锋心中干瘪的种子,便很快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了。它远比一般人吸收了更多的幸福感,并愿意以更多倍的回报来反哺大地,馈赠人间。”追寻雷锋的一生,一股强大的自驱力量充沛于心。

二

解锁英雄的精神密码,还需要从与英雄同时代的亲友同事的回忆中,从纪念馆的走访中,从英雄精神的传承脉络中,多维度感受英雄的精神之光。

在《杨靖宇:白山忠魂》中,作者徐剑、一半记录了一则小故事。在靖宇县采访期间,作者乘坐出租车,看到车上挂着一个嵌有杨靖宇半身像的吊牌,便主动与司机攀谈起来。司机说:“对我来说,我就服他的坚持。不瞒您说,我家日子难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杨靖宇当年啥条件啊,我现在啥条件啊,再难还能难过杨靖宇他们那个时候吗?”读完这个故事,谁能不感叹,白山忠魂,精神永存,虽死犹生!

《文库》在编辑中选用了大量插图,包括英雄影像、纪念设施照片、资料照片等。其中,有一张谷文昌劳动时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谷文昌是东山县县委书记,还是优秀的石匠。在建堤的工地上,有一个人干起重活来身怀绝技,有模有样,歇息时还换个儿递烟,和民工轮流喝一壶水。工友们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县委书记。关于照片,作者钟兆云写道:“身形消瘦且一脸病容的谷文昌与工友合力在扛大石条,石重杠沉,压得他背成弓状、肩膀歪斜;看不出是正待抬起还是放下,打石经验丰富的他可能是担心半圆形的石头出现滑动而将其紧固其中……”为政之道,“先之、则之”,意思是“凡民之事,以身旁之,则虽勤不怨”。谷文昌弓身抱石的样子,立起了

党员干部在百姓心中应有的模样。

英雄的精神一直在传承。如今,他们的纪念设施被列为教育基地,成为城市中最闪亮风景。浏览一张张陈列于纪念设施中的照片和一件件文物,想象他们当年的斗争和生活,英雄似乎从未离去。《王进喜:我为祖国献石油》的作者付久江专章讲述大庆“三代铁人”——王进喜、王启民、李新民,大庆人依然在踏着铁人的脚步往前走,铁人精神依然映照大地。

三

《文库》作者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英雄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入人民英雄之中,文字自然更生动,更具可读性。比如,作者王秀琴在描写刘胡兰就义时,写道:“她就那样静静地躺在铡刀下,望着天空,望着浩瀚苍渺而又深远广大的天空,有风轻掠过,似乎有云在天空流动。云是天上的海啊,她是海里的一朵浪花啊!”透过无限贴近人物的描写,让读者感受到刘胡兰内心的跃动。我们循着刘胡兰丝毫没有悲感的双眸,去仰望像大海一样的天空,那美丽纯净的白云里仿佛映现今天的中国。谁能说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在铡刀下不是这样想的呢?

每一位人民英雄,都有令人难忘的故事,构成了我们关于那个时代的共同记忆,他们的名字也成为那个时代闪耀着光亮的精神标志。就像提起王进喜,最鲜明的印象就是他“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的豪迈诗句。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国各地的援鄂医疗队逆行出征奔赴武汉、舍生忘死挽救生命,就像当年的石油大会战,其势如大河奔涌,在这样的精神气魄面前,“战争”的结局早已注定。《文库》第一辑写于2020年,可以想见,疫情给写作带来的困难,尤其是采访工作委实不易。但疫情也使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英雄精神,“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文库》第一辑的作品始终灌注着气贯长虹的精神力量。

英雄如星,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繁星闪闪。我们寻觅英雄,寻觅的是英雄的精神力量。浸透着作者血汗和思想的《文库》,让民族复兴英雄史与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内心相互激荡,发出不绝如缕的精神回响——时代需要英雄,民族复兴伟业呼唤英雄。



《人民英雄——国家记忆文库》第一辑6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21年9月版。

新书速览

无影灯下他最美

■ 胡世宗

国防纪事

2022年1月26日,是我军著名心血管外科专家汪曾炜100周岁生日。北部战区总医院协理员侯丹宁希望我能汪老写几句诗,我立即愉快地应允了。

1999年,我曾拜访汪老,在他家与之长谈,并撰写一篇报告文学《心的呼唤》。当时,他向我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执着追求。

记得我对汪老说:“如果不是我来写,而是由您的堂兄来写,这篇报告文学可能成为一部经典。”汪曾炜的堂兄不是别人,正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

我采访汪老那年,他已77岁,仍在上手术台,耳不聋,眼不花,手不抖。

1983年,在北京举办的国际胸心血管外科学术交流会上,世界心血管外科权威、美国著名教授柯柯林,对汪曾炜和他的团队取得的成果评价道:“手术数量多,死亡率低,比我们工作做得好。”我军著名教授苏鸿熙说:“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心脏外科医生,就要到汪曾炜手下学习,他是我国心脏外科领域的一面旗帜!”

汪曾炜经常跟晚辈讲,高楼大厦是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拒绝做好一砖一瓦的准备,高楼大厦就永远只是一个梦想。他是一个善学的人。当时,在他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居室里,沿墙放了3个大书架。上面有几千册书刊,其中有不少外文资料。他悉心钻研那些外国名医是怎样成功在心脏这个敏感而又极重要的部位施行手术的。每天晚上,他都坚持到病房,看看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从病房回来,他才能安心读书,常常熬到

后半夜,有时看得兴奋,即使通宵达旦依然如醉如痴,毫无倦意。他把医院图书馆的藏书看完,又跑到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去看。有时馆员要午休,怀揣两个馒头,他怕耽误时间,分分秒秒不舍得放弃,竟叫人把他锁在查阅室里继续攻读。图书管理员悄悄议论:“这个人读书人了魔!”

汪曾炜一直记得自己第一次完成体外循环手术的情形。那是1964年,患者是部队一个营长的孩子,仅8岁。这个小患者心室有缺损,闭合严密,还易产生心脏传导系统的问题。汪曾炜和他的同事们一连19天没离开病房,像坚守阵地一样看护着孩子。这个小患者被救活了,后来长大成人顺利结婚生子,对汪曾炜无比感激。

75岁那年,汪曾炜应邀到原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为患者做心血管深处动脉瘤手术。患者血管一直渗血,汪曾炜一边手术一边为患者输血。最终手术成功,他在手术台上站了整整12个小时!

有个20岁女青年因单心室复杂心脏畸形,难以继续工作。在汪曾炜精心对症手术后,她的身体恢复正常,后顺利结婚生子。每年她都要来看望救命恩人汪曾炜。

一名学生曾在高考中取得高分,但因心室室间隔缺损阻止步于大学校门之外。汪曾炜给他开胸修补,使他重新焕发青春风采。第二年再考,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邮电大学。

济南市的一名儿童患法乐氏四联症,走十几米就得蹲下来大口喘气,洗漱、吃饭都需大人照顾。汪曾炜成功对其进行了手术。后来,汪曾炜路过济南时,去看这个孩子,他已长成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参加了工作,能与常人一样从事各种活动。他兴奋地告诉汪老,在游泰山的时候,自己还登上了玉皇顶。

一个又一个患者,一次又一次手术。汪曾炜的绵绵爱心和精湛医术,让一个个生命延续着鲜活与精彩。

我与汪老谈及生命的话题。我背诵了一段他最欣赏的话:“青春不是人生一段时光,它是一种精神状态,它不在于红颜朱唇和轻快的腿脚,而在于它的意志力、创造力和充沛的精力。这是使人生充满活力的源泉。”这段话出自美国作家塞缪尔·厄尔曼的笔下。汪曾炜用这段话自勉,激励自己青春常在、宝刀不老。

早在1954年,汪曾炜在辽阳抗美援朝晚期战伤医疗研究组工作。时年32岁的他结识了德艺双馨的军中名医吴公良,看到了自己的人生榜样。“妙手通达”——这个条幅由著名电影导演谢添书写,是谢添的亲友在接受汪曾炜手术恢复健康后特意送来表达心意的。我记得,在汪曾炜家的客厅里,回旋着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在优美的古典旋律中,我凝视着汪曾炜:穿着白大褂,只在领口处露出绿色的军衣和领章,脖子上挂着一个听诊器,眼镜后面的目光坚定而亲切……噢,这不是汪曾炜本人,彼时他正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坐着。这是客厅里的一幅油画,栩栩如生,细致传神。作者王妤曾患严重心脏病,汪曾炜为其做了手术,使其脱离病痛,重操画笔,倾情创作。

看了油画肖像,再看眼前朴实的汪老,我总觉得,再好的作品也没有汪老本人更高大、更健美、更令人尊敬和喜爱。于是,我应侯丹宁之邀为汪老赋诗:“百寿翁汪曾炜,志存高远终不悔。漫长人生党引路,德艺双馨皆赞佩。阔步前沿攀高峰,敢为人先勇气锐。高龄仍战第一线,医术品格传后世。足迹遍布全中国,军内外好口碑。终身成就留青史,无影灯下他最美。”

两地书

■ 徐嘉馨

一边是雪地舞狂风,一边是细水抚岸堤。没有人知道那封信中说了什么。父亲只是立刻写了回信,再次寄出。那时的唐古拉,宛如天堑,一封信送出去要多久,没有人知道。父亲陷入漫长的等待,日复一日,直到年关将至。连队没有一个人回家,除夕大家在食堂开启一箱水果罐头,倒在不锈钢盆里,要好好过个年。

饭前一支歌。吼完了歌,父亲看着窗外,嘟囔着:大年三十儿,咋没下雪呢……

雪没来,信却来了。这封20天前从城市寄出的信,终于越过高耸的山脉,到了父亲手里。父亲一阵狂喜,当着大伙的面儿,拆开就看,狼吞虎咽的样儿比吞下一盘饺子更甚。信的结尾,语文老师用清秀的字体写下“青海长云暗雪山”的诗句,问他对不对,真正的雪山是不是这样。

是啊。又不是。父亲看着那诗句,“青海长云暗雪山”,这是一首边塞诗。父亲欣赏其中的激情,却暗暗想,每个人心中的雪山都是不同的,雪山自身也千变万化:晨起时金云密布,暮光中似鸭蛋青色,闪电下透明似果冻,星空下黑寂如罗盘……

这里的生活,也不仅仅是临山而居、走走巡逻路那么简单。父亲18岁的眼睛,看见过比深渊还深的沟壑;18岁的手,摸过天安门前升起国旗;磨破的靴,在冰河悬空的倒木上行;晒伤的额头,迎接过边境线第一缕阳光。

父亲的回信早早写好,却要等到春天才能交给补给员带到山下的邮局寄出。下一封回信,就是3个月后的。父亲姓陈,基层官兵不管年龄多大,都爱以“老”字互称——“老陈!来信啦!”“老陈!你的信!”“老陈!邮局的同志来过!”

这话几乎成了父亲的闹钟。在他巡线的时候、骑马的时候、种下第一棵树苗的时候……总有一个声音,让他浑身一激灵,狂奔而来。

父亲急不可待地拆信,阅读,然后将信珍藏在枕头底下。夜里他窸窣窣披衣起床,斟酌回信。他甚至学会了拍照,搞懂了部队那台唯一老旧照相机上密密麻麻的参数。他说,她想看看雪山。

相机只有一个老镜头,那小小的取景框根本收不住唐古拉山瀑布般的霞光、浩瀚的夜空和霹雳的雷闪。于是,每寄出一封信,父亲心里就多出一个缺口。说的话越多就越想说,也就陷入更深的寂寞。

一来一回,一封一封,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

两地书信竟往来了10年。10年间,唐古拉的营房通了电,盖起保温蔬菜大棚,父亲的军衣也换了一茬儿。10年间,有3次老兵退伍,5次新兵入列,父亲把那些泪水都化在了信里。战友问他:“咋不回城里?”父亲说不清楚。他一离开钢笔和信纸,表达能力就呈断崖式下跌。但在信里,父亲写道,那把肩章从战友身上“啊”地抽走时,那位兄弟号哭不止,还不停地道:“巡逻的时候,该带的东西一分别少,不该带的一两两多,睡袋里放上花椒防虫,帐篷边撒些雄黄驱蛇,把最后一块压缩干粮留到连队……”

父亲在信里写道:“他是放下不牺牲在这里的战友啊,那雪山上埋着多少忠魂烈骨,有的比我还小。”“同生共死这种事儿,有些人一辈子都遇不上。共军人,一辈子都放不下。”

信有时长,有时短。有时只是寥寥数字,如沉默的高原星空。10年间,父亲记不清写了多少封信,只知道自己再也离不开钢笔。一遇事就伏在桌上写啊写,写了一张又一张信纸。不管能不能寄出,多久寄到,他都要写。生命,在父亲这里——如同上世纪的传记作家——变成了一场庞大的输入与输出。

10年后,那位从未谋面的语文老师终于提出,要来兵站看一看,看一看“笔友”笔下的雪、狂舞的风,以及过分成熟的这个人。

她难以相信,这10年间的每一封信、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都来自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

驻守边防10年的父亲,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只清晰地记得在与“笔友”见面的那一刻,洒满金光的雪山上跃跃然过来一个人影。两人远远地站着,如同透明的两座石像。万语千言,积雪消融,一奔千里,10个年头的的时间横轴地压缩,一切在这片土地上都不算什么。

之后的故事发展极其迅速:他们订婚,成家,有了我。

他说,是那些信,组成了他对世界所有美好的想象。

她说,是那些信,把她抽离庸常的生活,看到理想主义的光焰。

婚礼上,两人谢过父母,谢过战友,最终都说,谢谢雪山。

母亲谢雪山,是谢它给予父亲一种不寻常的气质。这小伙子明明那么纯净、傻气,却成熟得要命。

父亲也谢雪山。但这是个秘密,不能说出。谢什么呢?原来,雪山是他的老友,也是这场爱情的“助攻”。没有雪山,那些信件不会那么迟、那么慢地翻越重重阻隔,平添浪漫,化出一场桃源春天。

—

书写英雄史,亦是书写精神史。在波澜壮阔的民族复兴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他们不但用生命和鲜血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铺平了道路,而且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精神构筑起我们民族不倒的精神长城。

2021年9月,旨在重温民族复兴英雄史的《人民英雄——国家记忆文库》(以下简称《文库》)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大型图书创作出版工程《文库》由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和中国青年出版社联合发起,第一辑目前已出版《吉鸿昌:恨不抗日死》《杨靖宇:白山忠魂》《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雷锋:毛主席的好战士》《王进喜:我为祖国献石油》《谷文昌:只为百姓梦圆》6册。《文库》不只在写英雄故事,更将笔触探及凝结在英雄身上的精神,以及精神的传承。重温英雄故事,就是要在他们精神光照的照耀下成长和奋斗。故事之光照亮的不仅仅是过

短笛新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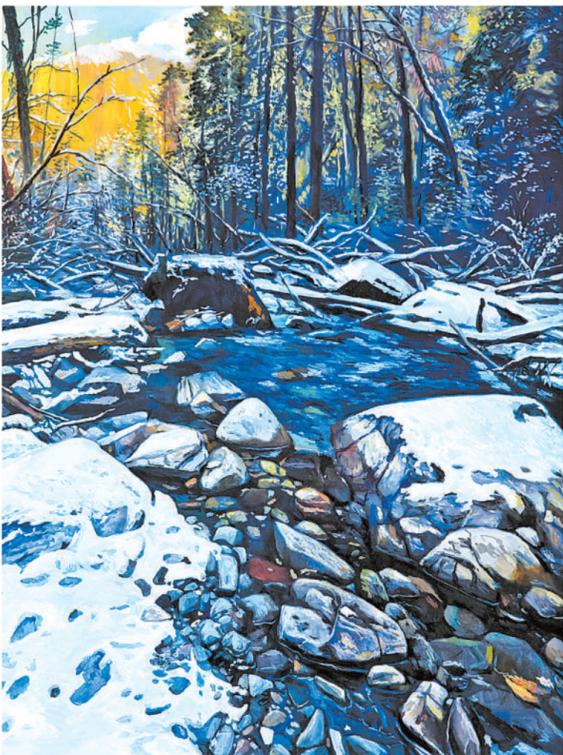
红军湖

■ 倪宏伟

浓浓的硝烟
早已熄灭
你是那次战火叠积的泪水么
泊在历史的瞳孔里
泊在荒峡古榕长长的记忆中

站在缄默的索桥
从迷离的湖光摘出你的名字
读一个久远的传颂
读红色的足迹和那惊天动地的枪炮
或许你扩散的涟漪
是对昨天的怀念
那叶漂来的小船
负载着你的苦难史
负载着血与火 死与生
而苇草在有风的时候
总是用一种姿势
默默思考你的深度

站在今天的堤岸
我的崇敬已化作翩翩飞鸟
红军湖
你五角状的内心
一定装满了阳光下的微笑



卧龙冬雪(油画)

朱志斌作